

罗德学者黄钦：从清华到牛津，他怎样拿到“本科生的诺贝尔奖”？

■ 本刊特约记者 李纪琛

黄钦

清华经管学院 2015届本科毕业生，2016年度罗德奖学金获得者。

黄钦于 2011年至 2015年就读于清华经管学院本科会计专业，并辅修法学和大量哲学、政治学课程。在本科期间，曾担任清华经管学院学生会副主席、“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”课程的授课助教，也曾赴牛津大学进行政治理论暑期科研，并在“卡内基-清华全球政策研究中心”完成暑期实习。



2016年11月28日，四位中国籍学生荣获2016年度罗德奖学金（The Rhodes Scholarship），该奖项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奖学金项目，素有“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”之称，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。四名获奖人中，有一位就是201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经管学院会计专业的黄钦，他将在罗德奖学金的全额资助下攻读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。本文揭秘他从清华经管学院会计系到牛津大学政治系的一路征程。

“大学外教第一课，我一句话都没听懂”

“有的人一听罗德学者，学政治哲学，肯定从小饱读诗书那种，其实我完全不是。我刚来清华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。”整个采访中，黄钦语速极快，回答问题时极其注重逻辑性。“一到经管学院，最大的挫折就是英文不好，第一次外教课，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外国人，”他旋即又纠正，“至少是我第一次听外国人说话，除了最简单的一些词，真是一句话都听不懂。”

黄钦的家，在贵州山区的一个小镇上，高考的时候英语不考听力。刚入清华，英语分级考试中他是2级，而身边同学几乎都是3级、4级。为了跟上课程，只能“课下多准备，自己用功”。

整个大一上学期，作为新生，黄钦都觉得自己“挺不喜欢清华的”，因为“清华的每个人都太忙了，有时候很焦虑”，但他认为，生活最重要是开心，并不需要什么都去争。“我就总想着往校外跑，一学期下来，班里的同学，甚至连我的室友我都不熟。”

“我突然看到了焦虑背后鲜活的每一个人”

等到第二学期，事情迅速出现转机。

经管学院的“中国文明”“中文写作”和“心理学概论”等通识课程一下子让黄钦“找到了自己的乐趣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与身边的同学们熟识起来。

当黄钦静下来看室友每天的忙碌，他突然发现，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年轻人远大的理想。他似乎一瞬间冲破了身份认同的危机——他放弃了简单地给身边的这群同学贴一个“忙碌”“什么都想要”或者“焦虑”的标签，而是开始去发掘他们的“心中闪亮”，他发现他的同伴们其实都有一个“不一样的自我”。

从群体的忙碌和焦虑，到鲜活的每一个人，观察视角的变化让黄钦对清华、对经管学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也促使他开始融入这个集体。

而大二上学期的CTMR（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）课程对黄钦而言更是有极其特殊而重大的意义。

“走一条非典型的路，筹码何在”

CTMR是经管学院的一门“名课”，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。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新著《大学的改革》一书中，对批判性思维做了这样的解释，“善于对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……用分析性、创造性、建设性的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新解释、做出新判断。”

在经管学院，同学间互相交流有时甚至会说“你今天CTMR了么”或者“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CTMR过”。把CTMR从名词用一个动词，足见这门课在学生中的风靡程度。

黄钦认为，CTMR正是他进入政治哲学领域的启蒙课程，当时主讲人正是学院原党委书记、现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教授。大课上杨斌会带领学生一起剖析和讨论一些非常犀利而实际的问题，此外还有助教把全班分成十几个小组进行小课交流。

CTMR让黄钦第一次感受到思想和社会问题最深刻的关联，也开始意识到不能粗暴地通过个人好恶、利益权衡和有限经历去思考社会问题。他至今清晰记得CTMR第一课上，杨斌教授抛出有些国人砸日本车的问题来讨论，由此谈到这类所谓民族主义是否合理。“非常批判，非常客观，充满了反思来看问题。”尽管这已经是四年前的回忆，但黄钦依旧难以抑制胸中激动的心情。

“CTMR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助教团队，当时我的助教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启发。”黄钦提起的这位超酷的助教叫李肖迪，是经管的师姐，如今在纽约大学攻读公共政策方向的博士学位。李肖迪告诉黄钦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样呢？要敢做不一样的选择。

李肖迪在一篇文章中回忆，彼时就觉得黄钦“很厉害”，还曾在清华桃李食堂里鼓励他去学习哲学。获得“罗德奖学金”后，黄钦立刻给李肖迪发了信息，表达了对她昔日“鼓励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”的深深感谢。这条信息让李肖迪看着看着就哭了。

在黄钦眼中，李肖迪那时特别叛逆，“是不一样的经管人，但是她有她的leverage（筹码）”。“北京人，高中搞数学竞赛的，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从小就在清华长大的。”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种描述。

黄钦一边日益发现，自己对政治哲学最感兴趣，一边又在思考自己“转型”的leverage在哪里。做不一样的选择，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，从来都需要勇气。

从CTMR助教的一群人中，黄钦还认识了其他更多做出“非典型”决定的经管人。比如

翁少妙，后来在清华哲学系念了硕士，现在在德国读哲学博士；叶梦羽，到荷兰念了心理学硕士，现在又在读博士。

发现这群“非典型”的经管人让黄钦决定自己“不是一个怪人”，要做的事情也“没那么不切实际”。

他开始变得特别坚定，就是要学政治哲学。这份坚定，就成了他日后最大的leverage。

“为什么是政治哲学？”

“非典型”当然是相对“典型”而言的。什么又是“典型”呢？黄钦调侃地说，“去咨询、去投行吧。”

无需讳言，金融行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全社会的就业热门。但黄钦“出身经管”，却主动离开这块“就业高地”。

高中时，黄钦就是文科生，但是他坦言，那时其实还不知文科为何物。他认为自己在进清华前只是知道怎么去考试，但真正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、找到未来的兴趣点，都是因为经管接受到的通识教育。

从新生研讨课，再到中国与世界课组，还有CTMR，黄钦开始思考许多“人类社会的本源性问题”。他会去想，人、世界的本质是什么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，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，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……尽管他觉得自己还没有清晰的答案，但通过思考至少有了一些脉络。在选修了一些哲学课程后，黄钦进一步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之火被点燃了。

大三上学期，他到英国交换期间学习的五门课里有两门是哲学。他发现自己被一些哲学专著背后“学术的力量”所深深震撼，“逻辑非常严密，所有假设、所有漏洞都考虑到了，让你没法反驳”。

而另一方面，黄钦并不喜欢全躲在书斋之中，他对现实社会问题充满关注与热情，他



认为自己一直都有“改变世界的欲望和愿景”，但“是以学术的方式”。于是“政治”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关键词。

“路还没有开始走，打击就来了”

大三结束后的暑假，黄钦申请到了牛津大学做海外研修，这期间他对研究方向、具体课题有了进一步了解。这时，黄钦意识到自己未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，因为他只愿意走这一条路，那就是去牛津学习政治哲学。

根据 2016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，清华大学全球排名 24，是中国第一，而牛津全球排名第 6。从清华到牛津，这中间看上去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，但是，这一步黄钦走的很“艰苦”。

尽管在专业学习、学术研究和推荐信准备等多个方面，黄钦都已经做了许多准备，但是面对极低的录取率，在 2014 年底开始申请的时候，他依然心里没有多少底。“为了避免失学的风险”，黄钦同时还申请了剑桥大学和

香港大学，但是申请发出去的一周之内，剑桥就回复了“拒信”，随后港大的拒信也来了。

“路还没有开始走，打击就来了。”从会计转到政治哲学，这条“没人走过的路”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显得异常艰难。

“为梦想，你能有多拼”

正是这个时候，钱颖一在清华作了一场演讲。演讲后，黄钦对院长袒露了希望转换专业学习政治哲学的心声，也表达了他目前的困惑。钱颖一院长给黄钦讲述了自己在上世纪 80 年代从清华数学专业最后转到哈佛经济专业的故事，他勉励黄钦，这一路虽然艰辛，但因为当时看到了中国未来的经济腾飞，所以走得非常执着。

“醍醐灌顶，”黄钦说，“钱院长给了我最大的鼓励。”他决定全力去拼，“哪怕这次申请失利，本科毕业工作后也要接着申请。”

幸运的是，命运女神给黄钦开了一扇门。2015 年春季，牛津给了他“条件接收”，这个



条件就是黄钦的雅思成绩必须达到高标准，尤其是写作单项必须达到7分。

那么问题又来了。

对于很多中国学生而言，学习外语时，阅读和听力这类输入性项目是强项，口语和写作这种输出性项目却弱一些。黄钦尝试了多次，却一直难以达到写作7分的要求。

眼看6月底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，但是英文成绩却还没有过关，他开始跟牛津方面反复沟通，是否能允许他先入学再提高英文水平。

黄钦反复沟通的诚意确实感动了牛津的教授和行政管理者，然而他们认为英文写作能力对于政治哲学专业的学生至关重要，绝不可以“通融”，但是他们同意将截止日期后延，哪怕拖到开学之后几周，只要黄钦能够考过雅思就依然能够正常入学。

黄钦把时间的宽限视作救命稻草一般，继续加倍努力备考英文。2015年暑假，他甚至专门跑到牛津去备考雅思，“我当时有种侥幸

的心理，心想我来都来了，你还会把我赶回去么？哈哈！每周考一次，最后考到第8次，总分都考到8.5了，终于通过了。”

为了一个真实的愿望，他付出了真实的努力。天遂人愿。

“蓝图对于我特别重要”

2015年秋天，黄钦进入牛津攻读硕士学位，但这只是他理想的起点。

经过一年的寻觅，他把研究方向聚焦在了“平等”这个问题上。黄钦理解的平等，不是完全的平等，也不只是机会的平等，而更像是一种“基本的平等”。黄钦在牛津的导师Stuart White教授正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中坚力量。Stuart White教授的儿子从小残疾，一直坐在轮椅之上，没有基本的劳动能力，这一境遇促使White去思考，如何能让像残障人士这样的一类人能够从不安全（insecure）的感觉中解放出来，因为他们也值得（deserve）一些

基本的需求。

黄钦被这类问题强烈的吸引，进一步地，他觉得自己要走得远一些。“传统的政治哲学在于帮助我们反思政治和社会价值，什么是平等？为什么平等是可欲求的？这样的问题太重要了，不能说他们没有用。不过，传统政治哲学的确不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实现平等。所以我希望补上缺失的这一块，从讨论价值可欲求的原因出发，然后提出什么样的政治机制、公共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它。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看，这已经不是政治哲学，所以我又开始面临着是不是要转专业到政治科学、公共政策去的问题了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。

谈话中，黄钦特别喜欢“蓝图”这个词。他认为这反映了自己的理想主义。“有的人活在当下，就活在当下，但我把愿景看得很重要，我不甘于现状，我要思考什么样会更好，怎么把更好的实现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要申请罗德奖学金”

申请并最终获得罗德奖学金，在黄钦看来充满了机缘巧合，一路上也得到了太多人的支持和帮助。而申请的初心，在他看来是“为了找到一样的人”。“找到和你一样的人，生活就没有那么 struggle（挣扎）了。”

在进入最后一轮面试后，面试官确实问了黄钦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，因为黄钦正在牛津读硕士，但是很多其他候选人还没有机会去牛津学习，因此，怎么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需要这份支持呢？黄钦说，因为使命，自己永远期待一个更好的世界，并愿意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终生努力。


从伦敦回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回到贵州，回到县城，回到小镇的家里，黄钦说，每回家一次，一路上都会纵向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多元。环境污染、收入不平等、工作条件和状态、生活水平等等问题，都会萦绕在他心头。这种感受，应该并不是特殊的。2016年春节期间，微信朋友圈里曾经有多篇相关主题的文章热转。

但是黄钦把这种并不算良好的感受化作了前进的不竭动力。

获奖后，黄钦发了一条朋友圈；昔日教他 CTMR 课的老师杨斌在底下只回复了四个字，“保持初心”，黄钦回复老师“会一直加油”。

“我这一路受到了太多的质疑，也时常会很忐忑，但是想到自己的愿景，就有力量。我愿意成为改变中的一个小的部分。”

这是他的初心，他会继续前进。

你呢？

（作者为清华经管学院博士生）

罗德奖学金

罗德奖学金 (Rhodes Scholarships)，也译为罗德兹奖学金或罗氏奖学金，是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，有“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”之称的美誉，得奖者被称为“罗德学者”(Rhodes Scholars)。

罗德奖学金于 1903 年，依照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·罗德的遗嘱而设立，是一项国际性奖学金，每年的申请者超过 1.2 万名，但最终只有 83 人能够脱颖而出，录取率仅有 0.7%，使其被称为“本科生的诺贝尔奖”，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奖学金之一。

奖学金评审每年 11 月，选取 80 名全球刚毕业的本科生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，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。